

明慧週報

副刊

第 66 期

2006 年 7 月 7 日

人生如镜，从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取舍和追求，能看出人心里究竟相信什么。人世间有许多无形的物质，要先去相信它们的存在，然后再通过正确的方法去“看得见”。人生中许多超常的目标，要先相信它们的可实现性，然后才能够实现。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钢琴家在战斗中被敌军俘虏了。他被囚禁在刚好能栖身的笼子里，一关就是七年。



七年之后，他的身体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周围的同伴们也一个接一个死去了，但是在他心中仍充溢着一定要活下去的欲望。战争结束后，钢琴家被送回国，开始他的新生活。人们惊奇的发现，他弹钢琴的造诣和熟练程度不但没有衰退，反而比被俘虏之前更加精湛。原来在他被俘虏的那段期间，为了克服极度的恐惧并且鼓励自己继续活下去，他每天都在脑海中弹钢琴，脑中所有的动作都与真实的动作完全一样。七年下来，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丝毫不差。

人心也如一面镜子，人的心中想什么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继而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夜有所思，昼有所行。

人心如镜，还体现在人们品评别人的话语中。

宋朝的苏东坡大学士与佛印禅师当年一起坐着打禅，过了一会儿，苏东坡睁开眼问佛印：“你看我坐禅的样子像什么？”

佛印仔细的看着他的全身，然后点头称赞道：“嗯！你像一尊高贵庄严的佛。”苏东坡听后暗自窃喜。没过多久，佛印反问苏东坡：“那你

看我像什么？”苏东坡故意要取笑他，就回答说：“我看你像一堆牛粪。”佛印听后微微一笑，并没有出言反驳。苏东坡自以为拣了一个大便宜，回家后兴冲冲的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妹妹。不料苏小妹听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不但没有夸奖他，反而笑哥哥反应迟钝。

苏东坡好奇的问：“你为什么笑我？”

苏小妹说：“人家佛印和尚心中有佛，所以看你如

佛，而你心中有粪，所以才看你如粪呀！”

从一个人品评他人的话语中，不一定能完全了解被品评者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却可以从品评者的话中看出品评者的心中所思、眼界、见识与心灵境界。这是因为人心如镜，人都习惯于以己度人，往往从自己的习惯视角去看别人，那么他看别人的时候，一定会反射出自己心中的价值和境界标准。

一个人成功或失败的历程也正如他心中所思所想的一样，头脑中经常出现什么样的画面，不久就会反映到现实生活中来。平常人把“名利情”视为人生中唯一可追求的，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在名利场情场中沉浮和打转。一个修炼的人如果心中充满了慈悲与祥和，必能善解他生命中的孽缘，他周围的一切环境也将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把同化“真善忍”视为最大的乐趣与收获，那他就能成为一个好的修炼人。其实他已经在修炼了，因为他已经把“真善忍”贯穿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了。◇

你是上帝吗？



风雨之夜，在巴西某个偏僻的山村里，有位女士即将临盆。可她身边只有一个 5 岁的小男孩。情急之下，这位女士报了警。但是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洪灾、泥石流，救护车已经全部出动了，留守的警员只好打电话到地方性服务社团团长家请求协助。

团长亲自把她送到医院，女士顺利生产，母子平安。这时，团长才想起产妇家里还有一个儿子没人照管，便给社团的一位最不热心的团员打了电话，希望他能去救助那位受困的小男孩。

那位“落后分子”很不情愿地从被窝里钻出，懒洋洋地驾车开往小男孩的家，一路上一边诅咒天气一边吹口哨。费了一番周折，他终于找到了小男孩的家，把小男孩抱上了车。小男孩上车后，就一直盯着“落后分子”看，突然他开口了：“先生，你是不是上帝？”“落后分子”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莫非小孩受到惊吓神经出了问题？便吐掉嘴里的口香糖，有点结巴地问：“你为什么说我是上帝？”小男孩说：“刚刚我妈妈要出门时，告诉我要勇敢地呆在家里。她说，这个时候只有上帝能救我们。”这位先生听了这话，脸一下子红了。他很惭愧地用一只手摸了摸孩子的头，慈爱地说：“我不是上帝，我是你的朋友！”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眼里的“上帝”，他突然觉得那孩子天真的眼神点燃了自己内心的那盏灯——向善的灯。

助人为乐是神赋予人区别于动物的美德，在善心助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升华，社会将是一种良性循环。那么在反人性的共产社会中，共产党用谎言鼓动人们互斗，互相仇恨，利用一群人迫害另一群人，人无善念，这样的社会必将被神淘汰。◇





往事如烟

我是一个出生在农村，从小失去母爱，听天由命的人。记得小时候，母亲体弱多病，不能料理家务，兄弟姐妹众多。我虽然上了几年学，也是冬天破鞋没袜穿，衣服都是洞的去学校。人生的贫苦使我非常向往神话里的故事。

92 年来海口打工，也是过着怨天不公的平淡生活，自从 99 年 2 月，我有缘拜读了《转法轮》一书，心中豁然开朗。

2000 年 10 月国庆，我踏上了为法轮功鸣冤的上访历程，在天安门广场遭到公安非法抓捕，被送到老家非法劳教一年半，劳教书还是公安代签的字。

后来从劳教所出来，法轮大法的书和资料都没有了。到广东，重新开始谋生。忙忙碌碌的谋生中，还遭到当地公安的骚扰，老家的公安也经常到我公公婆婆家造谣、恐吓。有一次他们一大帮人差点把那高血压的婆婆吓得出人命。好几次来电话，要我写“保证书”之类的东西邮回去。茫茫人生中，我灵魂的归宿在哪啊……

2005 年 2 月，借女儿帮我开店之机，我连夜赶到老家一位朋友处，拿到了《转法轮》。静静的看呀看，泪水止不住的流。“真善忍”曾经给了我说不说假话的轻松、善待一切的快乐和宽容而心静如水的玄妙……

当老家公安再次来电话要“保证”时，我写了“我的认识”和“再认识法轮功”。“我的认识”把自己学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心灵道德思想的转变及共产党迫害大法的真相做了说明。“再认识法轮功”把共产党的贪污腐败、弄虚作假、发展到社会上人们道德沦丧而无恶不做，与法轮功教人向善，道德回升的天壤之别做了对比。我把这两个“认识”邮回了老家。

同年 6 月中旬，我正在吃午饭，突然来了一大帮人叫开店门，搜了个遍，一无所获，便不由分说连拉带拖将我绑到车上，到了公安局才知道，“有人举报你用小灵通发信息”。他们又返回店里翻呀、拍呀，吓得我家人大气都不敢出，还连哄带骗我丈夫胡乱搞了个口供，作为所谓的“证据”。我在看守所被公安和犯人迫害了十五天后，由老家公安接回。当快到老家看守所时，车上公安和他的上级通电话：“法轮功接回来了怎么处理？证据都全了，有她老公的口供。”那些上级们推来推去，公安挂机生气地说：“我把她扔了算了，要是经济案早抢走了。”一个多月后，公安向家人勒索 3000 元，给我个“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过后我捎信过去质问为什么受害者还要出钱，并要求开收据。公安捎回信说：我们去接她总不能亏本吧。收据呢？要是不给你电话，就说明没有收据（直到现在还没有回信）。还说接你花了 2000 元，就赚你 1000 元。

这就是共产党手下的公检法系统，他们何尝真的在乎过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才是百姓身边的真正害人精。说他们是共匪真太贴切了！

听说“三退”（退党、团、队）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回首往事，已知天灭中共就在眼前了。◇

生命轮回的证据

1971 年，亚特·苏阿英永和妻子桑潘在泰国曼谷南部的小镇派克南住了一段时间。下榻的第一晚，桑潘梦见一男孩和一女孩手挽手向她走来。他们叫她“阿姨”并向她要东西吃，她让他们下楼去自己拿些食物。两个孩子消失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说他们吃了两盘中国面条。桑潘让他们回家去，孩子们说她很好心，他们愿意留下来和她在一起。桑潘说他们的父母不会答应的。两个孩子说：“我们没有父母。我们在佛塔那边的河里淹死了。”听到这里，桑潘在梦中说：“不，我不能要你们，你们已经死了。”可两个孩子坚持要留下来。这时桑潘从梦中惊醒，把这个梦告诉了她丈夫。后来，她渐渐淡忘了这件事。过了两三个月，夫妇俩人离开了派克南。这时，桑潘已有孕在身。

在怀孕期间，桑潘注意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上一次妊娠期没有的。其中一个是她极爱吃中国面条。

1972 年 7 月，桑潘生下了女儿奥努玛。小女孩的头顶骨生下来有一处凹陷，直径约一厘米，深两毫米。在奥努玛一岁左右咿呀学语时，有一天亚特夫妇两人谈天。桑潘谈到不知这个孩子前一世生活在哪里。这时，正在旁边玩的奥努玛清晰地说出了一个词：“派克南。”桑潘于是回想起了两年前自己在派克南做的那个梦。她问女儿有几个人和她一起来的，奥努玛答道：“一个。”又问孩子在派克南做过什么，奥努玛说她掉进河里淹死了。桑潘问为什么两个孩子没有一起来投生为双胞胎，奥努玛说：“阿凯（男孩名字）正在找地方转生。”女儿的回答令桑潘大为惊讶，因为奥努玛才刚开始学着叫爸爸妈妈。

在两岁时，奥努玛描述了前世溺水的情形。她说她当时只有四岁。那天她和阿凯同船，阿凯粗心大意没坐稳，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他们落水后，阿凯的尸体漂走了，她自己的尸体沉到水底。她头上的凹陷就是因为当时落水后撞到了柱子上（可能是码头的木桩）引起的。

路透社 2005 年 6 月 23 日报导，一份在《综合内科期刊》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大多数医生相信上帝以及来生。这项访问了 1125 名美国医师的调查发现，76%受访者相信上帝存在，近 60%相信有某种形式的来生。

朋友，如果人真的不只活一辈子，真的有神存在，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生命轮回的意义是什么呢？很多人在法轮大法修炼中找到了这个答案。◇



西人法轮大法
学员海边炼功